



“

考场作文作为特定情景下限定时间内的“应用文写作”，想要出彩得高分，不仅需要短时间内快速搭建起“应试框架”，保证“一次成型”，更需要审题准确、结构清晰、论证充分、语言精练。由此可见，想得高分，实在不是件容易事。

本期“花季雨季”版面刊登的三篇作文，皆为本市高中生的考场之作。

限时作文，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能得到阅卷老师青睐，判得高分，实属瑕不掩瑜的“优秀作文”了。

”

于留白处喘息 于充盈处呐喊

□南海实验高中二7班 谢卓珈

《寒江独钓图》于留白处看彻骨江雪，独酌人生孤美；《星空》于充盈处览壮丽天穹，品茗人生绚烂。行在人生画卷，感乎世事多艰。吾侪应：“应当于留白处喘息，于充盈处呐喊。”

留白，不是逃避，不是碌碌无为，而是给自己的心开辟繁杂尘世外的一隅桃源，让你得以喘息，继续前行；充盈，不是堆砌，不是手忙脚乱，而是在众生皆芸芸中爆发出一声惊天呐喊，让你得以不俗，活出精彩。

留白是舆，为充盈踏平道路。《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》说过，“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岁月，那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。”而这，便是人生的留白。正是这些留白，才造就了一个成功的人。诚然，梭罗于静僻乡野沉潜，写就《瓦尔登湖》；陶渊明退离官场，尽享采菊之乐；游本昌默默无闻五十二载，靠济公一角，获得盛誉。他们于留白处喘息，耐心度过人生的空窗期，在为充盈铺平道路后，便掬以收获的朝阳。

充盈是欢歌，延续留白的旋律。只有点缀好充盈的画卷，才能化留白时的沉默为惊雷，爆发出巨大力量。但若徒有留白，又或是一味堆砌，将会再度落入深渊。

于历史江畔行且歌，南唐浪子韩熙载将大好青春投掷于花天酒地，放纵享乐，被历史唾弃。而和政公主巾幗不让须眉，助国家繁荣昌盛。撰诸当下，江梦南在无声的世界里用奋斗装点梦想，铸就辉煌人生；余秀华虽身有残疾，却仍能成就自己的写作理想。他们于充盈处呐喊，以最耀眼的姿态舞在人生的舞台，延续留白的旋律，唱响充盈的欢歌。

人生的画卷，需要留白来铺陈，也需要充盈来装点。时间煮雨，岁月缀花。中国熬过了任人欺辱的留白期，现如今，它正携玉兔高飞，偕蛟龙遨游，展“一带一路”之大国雄姿，于万疆充盈中呐喊出东方雄鸡之势。

白驹过隙，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。看如今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人生河，就在眼前。漫漫人生路上，我们被允许有留白，我们需要留白来喘息。我们于沉默中构思蓝图，蓄势待发，只等山河临近，冲锋号角吹响。

眺望岁月芳华，长驱人生之路，吾侪应：“于留白处喘息，于充盈处呐喊。”

于饱满中作为 于留白中沉淀

□舟山中学高二2班 刘昊鑫

如今，我们迎来了一个道路与选择日益多元化的时代。我们将如何绘制自己的人生画卷？我认为，吾辈青年当于充盈中勇于作为，于留白中静心沉淀，朝乾夕惕，功不唐捐。

饱满，是积极作为，充实自己的生活。新时代的我们，自不可每日无所作为，浑浑噩噩，高呼“躺平”“摆烂”，在无所事事中耗尽美好人生。如今，社会有不少“斜杠青年”，他们积极开拓副业，培养兴趣爱好，用一条条“斜杠”充盈着自己的人生，积极追求着人生价值的实现。我们当同他们一样勇于作为，以饱满之姿，拓展人生的广度。

留白，是反观自照，走进自己的内心。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唯有经常叩问自己的内心，方能不被迷人眼、快节奏的社会所裹挟，成为一台无情的“内卷机器”。王国维先生经过内心斗争，跳出旧式文人“立言、立功、立人”的价值框架，创造性地提出“立、守、得”人生三境界。当代社会，为了心中所爱放弃热门专业，报考法学的北大学子亦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。我们每个人，于红尘滚滚中，也应静心沉淀，以澄澈之心，探索人生的深度。

留白不是空虚，饱满亦不是充斥。留白与饱满并不矛盾。如余秋雨所言，“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。”走向成熟，需要饱满的广度，也需要留白的深度，二者相得益彰，缺一不可。

有人说：“留白的人生，会不会因此缺乏饱满？”我认为，留白恰是为了拥有饱满的人生，而饱满的人生，也只有留白后才能实现。叔本华的钟摆理论表示：人在欲望未得满足时陷入痛苦，在欲望已得满足时陷入空虚，痛苦和空虚就像钟摆的两极，大多数人在这两极间如钟摆般荡来荡去。唯有追求饱满，才能让我们不因目标而痛苦，而是化痛苦为动力；也唯有心灵留白，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充盈而非充斥，变得充实而非忙忙碌碌、不知所终。生命的价值本在其无意义而各人自去赋予，我们需要用饱满赋予其意义，也要以留白去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

自己满溢，自己降露，自己做焦枯原野上的雨。让我们持饱满之姿，怀留白之心，在生命广度与深度的拓展中，创造人生价值！

于饱满处充盈 于留白处思索

□舟山中学高二2班 张心怡

西方油画浓墨重彩，铺色饱满，尽显明媚张扬之风；中国水墨画含蓄隽永，留白之处意蕴自现。饱满与留白，作为西方与中国在绘画上最为典型的差异，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核。诚然，这亦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如何在两者间寻得平衡，正是我们亟需探寻的话题。

当今这个充满了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时代，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多彩生活的契机。“饱满”的生活便是涉足多样领域，体味丰富经历，以探索未知的勇气与乐趣充盈内心。揆古，不少文人志士身负桀骜之气，心怀鸿鹄之志，踏遍大江南北，体味人生百态，为人生添上饱满色彩；察今，“斜杠青年”的流行正体现着当代年轻人对不同生活的追求及对未知之境的向往，在角色转换中丰富灵魂，充盈自身。“饱满”是面对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坐标，亦是敢于跳脱舒适圈，与美景邂逅的必由之路。

然而，一味追求“饱满”便是成功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审慎主动地追求饱满能够体味不同经历，挖掘自我潜能。相反，若是因时代所扰而被迫以“忙碌”之姿填补内心空缺，以毫无目的的生活方式造成精神充盈的假象，这样的“饱满”，带来的终究只能是虚空与焦虑，逐渐让人失去人生航标。此时，选择“留白”未尝不是一种挣脱束缚的勇气与智慧。

“留白”本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的特有表达形式，于空白处尽显丰富意蕴。

选择“留白”并不意味着“躺平摆烂”，放弃对美和正义的追求，而是在步履匆匆的人潮中适当驻足停留，品味路边的秀丽风光，重拾自己的初心，叩问内心，重新探索前路的方向。卢梭曾言：“人生的意义在于发现自己的限度并安于这个限度。”“留白”便是在短暂的驻足中，向内探寻自己的限度，并向外展望，在与世界合理的对话中达成这一限度，于思索中实现精神另一种形式的充盈。

时代洪流滚滚向前，既要“扶摇上九万里”的豪情敢于挑战不同，体味饱满人生；亦要葆有审慎的态度，以“卧看千山急雨来”的心态泰然处之，适时“留白”叩问内心，明确人生航向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相互贯通。

人生乃旷野而非轨道，于饱满处充盈，于留白处思索。方寸之间，便得人生无限趣味。

